#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二百八十六至九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陳炳

宋史卷二百八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四十五

魯宗道　薛奎　王曙子益柔

蔡齊從子延慶

魯宗道字貫之亳州譙人少孤鞠于外家諸舅皆武人頗易宗道宗道益自奮勵讀書袖所著文謁戚綸綸器

重之舉進士為濠州定遠尉再調海鹽令縣東南舊有港導海水至邑下歲久湮塞宗道發鄉丁疏治之人號魯公浦改歙州軍事判官再遷祕書丞陳堯叟辟通判河陽天禧元年始詔兩省置諫官六員考所言為殿最首擢宗道與劉燁為右正言諫章由閤門始得進而不賜對宗道請面論事而上奏通進司遂為故事嘗言守宰去民近而無以區別能否今除一守令雖資材低下而考任應格則左司無擯斥故天下親民者黷貨害政

十常二三欲裕民而美化不可得矣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令守佐雖未暇親見宜令大臣延之中書詢考以言察其應對設之以事觀其施為才不肖皆得進退之吏部之擇縣令放此庶得良守宰宣助聖化矣真宗納之宗道風聞多所論列帝意頗厭其數後因對自訟曰陛下用臣豈欲徒事納諫之虛名邪臣竊恥尸祿請得罷去帝撫諭良久他日書殿壁曰魯直葢思念之也尋除戸部員外郎兼右諭德踰年遷左諭

德直龍圖閣仁宗即位遷戶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判吏部流內銓宗道在選調久患銓格煩密及知吏所以為奸狀多釐正之悉揭科條廡下人便之雷允恭擅易山陵詔與呂夷簡等按視還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章獻太后臨朝問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時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問輔臣衆不敢對宗道不可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輦先帝行宗

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太后遽命輦後乘輿時執
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宗道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紈
袴子弟得以恩澤處邪樞密使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
屢於帝前折之自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參政
因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也再遷尚書禮部侍郎祥源
觀使在政府七年務抑僥倖不以名器私人疾劇帝臨
問賜白金三千兩既卒皇太后臨奠之贈兵部尚書宗
道為人剛正疾惡少容遇事敢言不為小謹為諭德時

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真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自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即上怪公來遲何以為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真宗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為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太后臨朝遂大用之初太常議謚曰剛簡復改為肅簡議者以為肅不若剛為得其實云

薛奎字宿藝絳州正平人父化光善數術嘗以平晉策干太宗行在召見不用罷歸適奎始生撫其首曰是子必至公輔奎舉進士為州第一乃推與里人王嚴而處嚴下進士及第為隰州軍事推官州民常聚博僧舍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博者適至血偶涴衣邏卒捕送州考訊誣伏奎獨疑之白州緩其獄後果得殺人者徙儀州推官嘗部丁夫運糧至鹽州會久雨粟麥漬腐奎白轉運盧之翰請縱民還州而償所失之翰怒欲劾奏之

奎徐曰用兵久人疲轉餉今幸兵食有餘安用此陳腐以困民哉之翰意解凡民所失悉奏除之改大理寺丞知莆田縣請蠲南閩時税鹹魚蒲草錢遷殿中丞知長水縣徙知永州州有錢監歲調兵三百人采鐵而歲入不償費奎奏聽民自采而所輸輙倍之遷太常博士向敏中薦為殿中侍御史出為陜西轉運使趙德明言延州蕃落侵其地黑林平下詔按驗奎閱郡籍德明嘗假道黑林平移文録示之德明遂伏未幾坐失舉免數月

起通判陜州改尚書戸部員外郎淮南轉運副使遷江淮制置發運使疏漕河廢三堰以便餉運進吏部員外郎父喪奪哀擢三司戸部副使與使李仕衡爭論事改戸部郎中直昭文館知延州趙元昊每遣使至京師請奉子吏因市禁物隱關筭為姦利奎廉得狀請留蜀道縑帛於關中轉致給之遷吏部擢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為政嚴敏擊斷無所貸帝益加重使契丹還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上疏論擇人求治崇節儉屏聲

色凡十數事章獻太后稱制契丹使蕭從順請見太后且言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而契丹使來乃不得見奎時館伴折之曰皇太后垂簾聽政雖本朝羣臣亦未嘗見也從順乃已或讒云奎漏禁中語改授集賢院學士知并州改秦州州宿重兵經費常不足奎務為儉約教民水耕謹商算歲中積粟三百萬征算餘三千萬覈民隱田數千頃得芻粟十餘萬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秦民與夷落數千人列奎治狀請留璽書褒諭不許成

都民婦訟其子不孝詰之乃曰貧無以爲養奎出俸錢與之戒曰若復失養吾不貸汝矣其母子遂如初嘗夜燕有戍卒殺人人皆奔走奎密遣捕殺之坐客莫有知者臨事持重明决多此類也召爲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遂參知政事帝諭曰先帝嘗以爲卿可任今用卿先帝意也俄遷給事中帝嘗謂輔臣曰臣事君鮮有克終者奎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下然也歷數唐開元天寶時事以對帝然之遷尚書禮部侍郎太后謁太廟欲被服

天子袞冕奎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力陳其不可終不見聽及太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於地下帝悟卒以后服斂因上言請逐內侍羅崇勲等時二府大臣多罷去奎得喘疾數辭位罷為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判尚書都省帝手書禁方賜之小間入見疾尋作卒贈兵部尚書謚簡肅奎性剛不苟合遇事敢言真宗時數宴大臣至有霑醉者奎諫曰陛下即位之

初勵精萬幾而簡宴幸今天下誠無事而宴樂無度大
臣數被酒無威儀非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及參
政事謀議無所避能知人范仲淹龎籍明鎬自為吏部
選人皆以公輔許之無子以從子為嗣
王曙字晦叔隋東皐子績之後世居河汾後為河南人
中進士第再調定國軍節度推官咸平中舉賢良方正
科策入等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定海縣還為羣牧判
官考集古今馬政為羣牧故事六卷上之遷太常丞判

三司憑由理欠司坐舉進士失實降監廬州茶稅再遷
尚書工部員外郎龍圖閣待制以右諫議大夫為河北
轉運使坐部吏受賕降知壽州徙淮南轉運使勾當三
班院權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繩盜以峻法
多致之死有卒夜告其軍將亂立辨其偽斬之蜀人比
之張詠號前張後王入為給事中仁宗為皇太子與李
迪同選兼賓客復坐貢舉失實黜官復為給事中兼羣
牧使其妻寇準女也準罷相且貶曙亦降知汝州準再

貶曙亦貶郢州團練副使起為光祿卿知襄州又徙汝
州復給事中知潞州州有殺人者獄已具曙獨疑之既
而提點刑獄杜衍至事果辨曙為作辨獄記以戒官吏
徙河南府永興軍召為御史中丞兼理檢使理檢置使
自此始玉清昭應宮災繫守衛者御史獄曙恐朝廷議
修復上言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毀者
也遼東高廟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
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臺榭宮室為戒宜罷

之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所建宫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仁宗與太后感悟遂減守衛者罪已而詔以不復繕脩諭天下又請三品以上立家廟復唐舊制以尚書工部侍郎參知政事以疾請罷改戸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陜州徙河陽再知河南府遷吏部召為樞密使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逾月首發疽卒贈太保中書令謚文康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居官深自抑損喜浮圖法齋居蔬食泊

如也初錢惟演留守西京歐陽修尹洙為官屬修等頗
游宴曙後至嘗厲色戒修等曰諸君縱酒過度獨不知
寇萊公晚年之禍邪修起對曰以修聞之萊公正坐老
而不知止爾曙默然終不怒及為樞密使首薦修等置
之館閣有集四十卷周書音訓十二卷唐書備問三卷
莊子旨歸三篇列子旨歸一篇戴斗奉使録二卷集兩
漢詔議四十卷子孟恭孟忝孟恭字達夫以蔭為衛尉
寺丞性恬淡慕唐王龜之為人數解官就養曙条知政

事治第西京盆恭勸曙引年謝事曙不果去終父喪遂
以尚書司門員外郎致仕間與浮圖隱者出游洛陽名
園山水無不至也以子登朝累遷司農少卿卒
盆桑字勝之為人伉直尚氣喜論天下事用蔭至殿中
丞元昊叛上備邊選將之策杜衍丁度宣撫河東盆桑
寓書言河外兵饟無法非易帥臣轉運使不可因條其
可任者衍度使還以學術政事薦知介丘縣慶歴更用
執政異意者指為朋黨仁宗下詔戒敕盆桑上書論辨

言尤切直尹洙與劉滬爭城水洛事自涇原貶慶州益柔訟之曰水洛一障耳不足以拒賊滬裨將洙為將軍以天子命呼之不至戮之不為過顧不敢專執之以聽命是洙不伸將軍之職而上尊朝廷未見其有罪也不聽范仲淹未識面以館閣薦之除集賢校理預蘇舜欽奏邸會醉作傲歌時諸人欲遂傾正黨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參政賈昌朝陰主之張方平宋祁王拱辰攻排不遺力至列狀言益柔罪當誅韓琦為帝言益柔狂

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令西陲用兵大事何
限一不為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
矣帝感悟但黜監復州酒久之為開封府推官鹽鐵判
官凡中旨所需不應法式有司迎合以求進者悉論之
不置出為兩浙京東西轉運使上言令考課法區别長
吏能否必明有顯狀顯狀必取其更置興作大利夫小
政小善積而不已然後能成其大取其大而遺其細將
競利圖功恐事之不舉者日多而虚名無實之風日起

願叅以唐四善兼取行實列為三等不行熈寧元年入判度支審院詔百官轉對盈叅言人君之難莫大於辨邪正邪正之辨莫大於置相相之忠邪百官之賢否也若唐高宗之李義甫明皇之李林甫德宗之盧杞憲宗之皇甫鎛帝王之鑑也高宗德宗之昏蒙固無足論明皇憲宗之聰明乃蔽於二人如此以二人之庸猶足以致禍況誦六藝挾才智以文致其姦說者哉意蓋指王安石也判吏部流内銓舊制選人當改京官满十人乃

引見由是士多困滯且遇舉者有故輒不用益柔請才二人即引見衆論翕然稱之直舍人院知制誥兼直學士院董氈遇明堂恩中書熟狀加光祿大夫而舊階已特進益柔以聞帝謂中書曰非翰林幾何不為羌夷所笑宰相怒其不中堂用他事罷其兼直遷龍圖閣直學士祕書監知蔡揚亳州江寧應天府卒年七十二益柔少力學通羣書為文日數千言尹洙見之曰膽而不流制而不窘語淳而厲氣壯而長未可量也時方以詩賦

取士益柔去不爲范仲淹薦試館職以其不善詞賦乞試以策論特聽之司馬光嘗語人曰自吾爲資治通鑑人多欲求觀讀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閱之終篇者惟王勝之耳其好學類此

蔡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也曾祖綰爲萊州膠水令因家焉齊少孤依外家劉氏舉進士第一儀狀俊偉舉止端重眞宗見之顧宰相寇準曰得人矣詔金吾給七騶傳呼以寵之狀元給騶自齊始也除將作監丞通判兗

州徙維州以祕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仁宗初為司諫
修起居注改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錢惟
演守河陽請曲賜鎮兵錢章獻太后將許之齊曰上新
即位惟演外戚請偏賞以示私恩不可許遂劾奏惟演
以起居舍人知制誥入為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太后
大出金帛修景德寺遣内侍羅崇勲主之命齊為文記
之崇勲陰使人誘齊曰趣為記當得叅知政事矣齊久
之不上崇勲譏之罷為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叅知政

事魯宗道固爭留之不能得以親老改密州徙應天府召為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太后崩遺詔以楊太妃為皇太后同裁制軍國事閤門趣百官賀齊使臺吏毋追班乃入白執政曰上春秋富習知天下情偽今始親政事豈宜使女后相踵稱制乎遂罷預政復為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有飛語傳荊王元儼為天下兵馬都元帥者捕得繫獄連逮甚衆帝怒使齊按問之齊曰此小人無知不足治且無以安荊王帝悟遽釋之拜樞密副使

交阯虐其部人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謂不可內齊曰蠻人去暴而歸有德卻之不祥請給荆湖閑田使自營若縱去當不復還舊部必聚而為盜賊矣不從後數年蠻果為亂蜀大姓王齊雄坐殺人除名齊雄太后姻家未更赦復官齊曰果如此法撓矣明日入奏事曰齊雄恃勢殺人不死又亟授以官是以恩廢法也帝曰降一等與官可乎齊曰以恩廢法如朝廷何帝勉從之乃抵齊雄罪錢惟演附丁謂樞密題名輒削去寇準

姓氏云逆準不書齊言於仁宗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為姦黨所誣哉仁宗遽令磨去郭皇后廢將立富人陳氏女為后齊極論之拜禮部侍郎条知政事契丹祭天於幽州以兵屯境上輔臣欲調兵備邊與齊迭議帝前齊畫三策料契丹必不叛盟王曾與齊善曾與夷簡不相能曾罷相齊亦以戶部侍郎歸班尋出知潁州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文忠潁人見其故吏朱寀會喪猶號泣思之齊方重有風采性謙退

不妄言有善未甞自伐丁謂秉政欲齊附己齊終不往少與徐人劉顔善顔罪廢齊上其書數十萬言得復官顔卒又以女妻其子庠所薦龎籍楊偕劉隨段少連後率為名臣始齊無子以從子延慶為後既殁有遺腹子曰延嗣

延慶字仲遠中進士第通判明州歷福建路轉運判官提點京東陜西刑獄神宗初以集賢校理歴開封府推官有衛士告黄衣老卒筒火入直延慶察卒色辭疑焉

詢之果為所誣即反坐告者事聞帝重之加直史館知
河中府明年同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判流內銓拜天章
閣待制秦鳳等路都轉運使以應辦熙河軍須功進龍
圖閣直學士王韶進師河州羌斷其歸路延慶曰兵事
非吾所宜預然主帥在難不急援之恐敗國事遂檄兵
赴救羌解去韶得全師還轉運判官蔡曚劾其擅興朝
廷問知狀易曚他道韶入朝延慶攝熙帥元夕張燈羌
乘隙伏兵北關下遣其種二十九人僞請來屬將舉火

內應延慶覘知悉斬以狥伏者宵潰蕃官詐稱未征欲
降邀大將景思立來迎延慶命毋輒出即違節制雖有
功亦誅思立不從卒敗死從知成都府兼兵馬都鈐轄
本道舊不制都鈐轄至是特命之茂州覊縻州蠻族九
自推一人為將統其衆將常在州聽要束州居羣蠻中
無城塹惟樹鹿角為固蠻屢夜入剽人畜徼貨來贖民
患苦請郡守李琪請築城琪上于朝詔延慶度其利便
延慶下其事琪已去後守范百常以為利築之蠻酋詐

謂侵其土地乞羅龍築不許蠻數百奄至拒却之明日又大至盡焚鹿角及民廬舍引梯衝攻牙城百常扞禦殺二蠻酋乃退然遊騎猶遶四山南北路皆為所據城中不敢出百常募人間道告急於成都延慶命與之和奏乞遣近上內臣共經蠻事詔押班王中正往中正受旨凡軍事皆令與都鈐轄議將行言茂去成都遠一一與議慮失事機請得專決於是事無巨細皆自處延慶不復預監司附中正奏延慶區理失宜致生邊患徙知渭

州仍降為天章閣待制夏人禹臧花麻疑邊境有謀使人入塞賣馬吏執以告延慶曰彼疑故來覘執之是成其疑約馬直授之使去疆吏入敵境攘羊馬得而戮諸境上且告之曰兩境不相侵則相保以安故戮以戒若有之亦當爾也夏人悅服嘗得安南行軍法讀之倣其制部分正兵弓箭手人馬團為九將合百隊分左右前後四部隊有駐戰拓戰之别步騎器械每將皆同以蕃兵人馬為别隊各隨所近分隸焉諸將之數不及正兵

之半乃所以制之處老弱於城砦較其遠近而為區別使蕃漢無得相雜以防其變具為書上之時鄜延呂惠卿亦分畫兵延慶條其不便神宗善其議召知開封府拜翰林學士以言者罷知滁州歷瀛洪州復龍圖閣待制帥髙陽閱歲復直學士移定武元祐中入為工部吏部侍郎卒年六十二賜錢三十萬官庀其葬延慶有學問平居簡嘿遇事能別白是非所至有惠政既為伯父齊後齊晚得子乃歸其宗籍家所有付之無一毫自予

來人義焉

論曰章獻太后稱制時羣臣多希合用事魯宗道薛奎蔡齊叅預其間正色孤立無所回撓宗道能沮劉氏七廟之議奎正母后袞冕為非禮齊從容一言絕太后相踵稱制之患眞所謂以道事君者歟曙辨奸斷獄為時良吏在位又多薦拔名臣若請羣臣立家廟以復古禮皆知為政之本焉

宋史卷二百八十六

宋史卷二百八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四十六



楊礪字汝礪京兆鄠人曾祖守信唐山南西道節度同平章事本官官復恭假子也祖知禮後唐均州刺史父

仁儼入蜀仕王氏為丹稜令蜀平補渭南主簿累遷永和令礪建隆中舉進士甲科父喪絶水漿數日服除以祿不足養母閑居無仕進意鄉舊移書敦諭礪乃赴官解褐鳳州團練推官歲餘又以母疾棄官開寶九年詣闕獻書詔試學士院授隴州防禦推官入遷光祿寺丞丁内艱起就職久之轉祕書丞改屯田員外郎知鄂州以善政聞端拱初真宗在襄邸遷庫部充記室參軍賜金紫初廣順中周世宗節制澶州礪贄文見之館接數

日世宗入朝礪處僧舍夢古衣冠者曰汝能從乎礪隨往覩宮衛若非人間殿上王者秉圭南向總三十餘礪升謁之最上者前有棲置簿録人姓名礪見已名居首因請示休咎王者曰我非汝師指一人曰此來和天尊異日汝主也當問之其人笑曰此去四十年汝功成予名亦顯矣礪再拜寤而志之礪初名勵以籍作礪遂改之至是受命謁見藩府歸謂子曰吾今見襄王儀貌即所夢來和天尊也遷水部郎中真宗尹開封礪為推官

真宗嘗問礪何年及第礪唯唯不對後知其唱名第一自悔失問謂礪不以科名自伐甚重之儲宮建兼右諭德轉度支郎中即位拜給事中判吏部銓未幾召入翰林為學士咸平初知貢舉俄拜工部侍郎樞密副使二年卒年六十九真宗軫悼謂宰相曰礪介直清苦方當任用遽此淪謝即冒雨臨其喪礪僦舍委巷中乘輿不能進步至其第嗟憫久之廢朝贈兵部尚書中使護葬礪為文尚繁無師法每詩一題或數十篇在翰林制誥

迁性見者哂之有文集二十卷子嶠至祠部郎中嶧至太常博士峭至太子中舍少子㟰至道初與張庶凝刋校真宗儲邸書籍真宗即位皆賜進士出身直史館㟰至祠部郎中庶凝至太常丞

宋湜字持正京兆長安人曾祖擇年平令祖賛萬年令父温故晉天福中進士至左補闕弟温舒亦進士至職方員外郎兄弟皆有時名湜幼警悟早孤與兄泌厲志篤學事母以孝聞温舒典耀州湜侍行代作牋奏詞敏

而麗溫舒拊背曰此兒真國器恨吾兄不及見也太平興國五年進士釋褐將作監丞通判梓州榷鹽院就遷右賛善大夫宋準薦其文拜著作郎直史館賜緋雍熈三年以右補闕知制誥與王化基李沆並命仍賜白金五百兩錢五百萬加戶部員外郎與蘇易簡同知貢舉俄判刑部賜金紫淳化二年妖尼道安訟大理斷獄不當湜坐累降均州團練副使時母老湜留其室奉養移汝州與王禹偁並名入為禮部員外郎直昭文館五年

以職方員外郎再知制誥判集賢院知銀臺通進封駮司至道元年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三班又兼修國史判昭文史館事加兵部郎中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丁内艱起復咸平元年冬改給事中充樞密副使真宗北巡將次大名以扈從軍列為行陣親御鎧甲於中諸王樞密介冑以從命湜與王顯分押後陣駐蹕數日常名見便殿方奏事疾作仆地内侍掖出太醫診視撫問相繼以疾亟聞明年正月真宗臨視許以先歸賜衾褥曰

此朕嘗御者雖故暗亦足禦道途之寒又遣内侍護送供帳至澶州卒年五十一廢朝贈吏部侍郎以子綸為太祝純為奉禮郎弟某為光禄寺丞湛為大理寺丞姪孫選同學究出身真宗再幸河朔追悼之加贈刑部尚書謚曰忠定湜風貌秀整有醖藉器識冲遠好學美文詞善談論飲謔曉音律妙於奕棋筆法遒媚書帖之出人多傳倣喜引重後進有名者又好趨人之急當世士流翕然宗仰之有文集二十卷湜兄泌太平興國二年

進士至起居郎直史館越王府記室參軍温舒三子沆
澥濤沆剛涬喜談兵太平興國五年進士歴左正言京
西轉運使度支判官淳化二年吕蒙正罷相沆坐親黨
貶宜州團練副使起為太子中允换如京副使咸平中
遣與梅詢使西京為安撫使未行罷為環慶路都監與
知環州張從古擅發兵襲敵不與部署叶謀又士卒有
死傷者責授供奉官後為文思副使京西提點刑獄卒
澥有清節居長安不仕與种放魏野遊多篇什酬唱濤

端拱二年進士歷殿中丞知襄城縣以政績聞賜緋魚歷鹽鐵判官累遷監察御史知虢州純及泌子緯皆至殿中丞

王嗣宗字希阮汾州人曽祖同節寳鼎令祖待價汾州防禦推官父夢證成州軍事判官嗣宗少力學自奮遊京師以文謁王祐頗見優待開寳八年登進士甲科補秦州司寇參軍侍御史路冲知州事為政苛急盜賊羣起嗣宗秉間極言其闕失冲大怒繫嗣宗於獄又教無

賴民被罪者訟嗣宗治獄枉濫朝廷遣殿中丞王廷範
按之具獲訟者誣罔狀嗣宗乃得釋太宗征河東嗣宗
陳邊事召赴行在就大理寺丞通判睦州改右賛善大
夫徙河州太宗遣武德卒潛察遠方事嗣宗械送京師
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猥信此輩以為耳目臣
竊不取太宗怒其横遣使械嗣宗下吏削秩會赦復官
尋以秘書丞通判澶州並河東西植樹萬株以固隄防
上言本州榷酤斗量校以省斗不及七升民犯私釀者

三石以上坐死有傷深峻臣恐諸道率如此制望詔自今並準省斗定罪從之入為三司開折推官以左正言充河北轉運副使時邊境用兵崔翰為大將嗣宗每以苦言激其展効就賜緋魚太宗將議親征嗣宗上䟽言契丹必不至之狀甚見嘉納改左司諫賜白金千兩入為度支判官改駕部員外郎妻病夜抉本司署門取藥為直官朱鎬所發坐罷職頃之出知興元府徙京西轉運使又移河北賜金紫貝州驍捷卒五十餘人謀竊發

嗣宗率吏悉擒之優詔嘉獎遷虞部郎中賜錢百萬至
道初移河東轉運使以為政暴率聞徙知耀州又知同
州加比部郎中淮南轉運使江浙荆湖發運使揚楚間
有窣家神廟民有疾不餌藥但竭致祀以徼福嗣宗徹
其廟選名方刻石州門自是民風稍變初漕運經泗州
浮橋舟多覆壞嗣宗徙置城隅遂獲安濟又建議外任
官奉薄貪猥者或致豐給廉謹者終日貧匱請以公田
均賜之就改職方郎中咸平三年以漕運稱職就拜太

常少卿踰年以右諫議大夫充三司戶部使改鹽鐵使嘗與度支使梁鼎戶部使梁顥同對言曰國家經費甚繁賦入漸少加以冗食者衆尤為耗蠹所宜裁節若用度不足即復重擾於民矣況西北二邉未平有饋運之煩臣等㑹議事可省者顛條列以聞從之明年將郊祀嗣宗因條上應奉諸物以及工作凡減雜物十萬六千省工九萬九千又言計省條奏事有可紀者望令判使一負撰録送史館詔以三司務繁不當日有纂録可逐

季録送會罷三部司改左諫議大夫知通進銀臺司兼
門下封駮事出知幷州兼幷代部署州境有卧龍王廟
每窮冬闔境致祭值風雪寒甚老幼踣于道嗣宗亟毁
之轉運使鄭文寳上其政績有詔褒美先是西邉市馬
以給北邉戰士有瘠弱者即送闕下暑月道遠多死嗣
宗建議以汾州地涼接樓煩諸監美水草請就牧放從
之詔拜御史中丞大中祥符間真宗告謁太廟嗣宗立
班失儀因自首真宗謂憲官當守禮法以其性麤略不

之責加兼工部侍郎權判吏部銓嗣宗剛果率易無所
畏憚每進見極談時事或及人間細務頗輕險好進深
詆叅知政事馮拯之短遂結宰相王旦弟旭使達意於
旦以為助旦疾其醜行因力庇拯嗣宗大怒知制誥王
曾從妹適孔冕家閨門不睦曾從東封至冕家啜茗中
毒得良藥乃解事已暴露曾密疏方行大禮願罷推究
宰相亦以冕先聖後將有褒擢乃隱其事嗣宗獨謂曾
誣搆冕懼反坐乃求寢息會征雨嗣宗請對言孔冕為

王曽所訟儻朝旨鞫問加之鍛鍊則晃終負寃枉又侯德昭援赦敘緋年考未滿以欺詐得之非吏部令史自首亦無由知訟堂行首李永錫坐贓除名復引充舊職尋送銓授令録真宗亟召王旦等詰之旦曰孔晃之罪朝議特為容隱不令按問誠非寃枉也德昭據吏部奏驗乃行制命及其首露即已追奪永錫先為縣吏坐為本部節度市羊不輸算除名及訟堂闕人李沆以其魁梧因選擬官復用為副行首在省祗事四年陳牒乞班

敘用因復送銓眞宗曰止此乃致旱邪嗣宗理屈復以他辭侵旦旦不與抗乃已明年十月嗣宗復請對言去歳八月至今年十月不雨宿麥不登及秋竟鄆若雨河溢害稼刑政有失致成災沴孔冕寃枉播在人口王曽尚居近班頗示黜退以正朝典臣請露章以聞眞宗語王旦等曰曽寔無罪若嗣宗上章亦須裁處旦曰冕不善之迹甚衆但以宣聖之後不欲窮究謂其寃枉感傷和氣恐未近理趙安仁曰今若再行按問冕何能免罪

王欽若曰臣請審問嗣宗若再鞫冕不能自隱如何區處明日嗣宗復對且謝前言之失真宗亦優容之其強安多此類將祀汾陰以永興重地思得大臣才兼文武者鎮之因謂宰相曰嗣宗嘗自言知武事可授廉車以當此任宜召問之嗣宗頓奉詔即拜耀州觀察使知永興軍府真宗作詩賜之時种放得告歸山嗣宗逆於傳舍禮之甚厚放既醉稍倨嗣宗怒以語譏放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耳何足道也初嗣宗就試講武殿搏趙昌

言帽擢首科故放及之嗣宗愧恨因上疏言所部無幷之家侵漁衆民凌暴孤寡凡十餘族而放為之首放弟姪無頼據林麓樵採周回二百餘里奪編甿厚利願以臣疏下放賜放終南田百畝徙放嵩山疏辭極于詬辱至目放為魑魅真宗方厚待放令徙居嵩陽避之四年邠寧陳興擅釋刼盜徙嗣宗知邠州兼邠寧環慶路都部署城東有靈應公廟傍有山穴羣狐處焉妖巫挾之為人禍福民甚信向水旱疾疫悉禱之民語為之諱狐

音前此長吏皆先謁廟然後視事嗣宗毀其廟燻其穴得數十狐盡殺之淫祀遂息徙知鎮州發邉肅姦贓肅坐貶嗣宗嘗言徙种放掘邠狐按邉肅為去三害居二歲名還授樞密副使檢校太保寇準為使嗣宗與之不叶累表解職授檢校太傅大同軍節度知許州嗣宗嘗游是州别墅在焉時人以為榮移知河南府天禧初改感德軍節度洛下訛言相驚徙知陜州再表請老且求入覲遣使名還郊祀改靜難軍節度既至闕下病足不

能朝謁乃求再知許州不復議休退寇準為相素惡之
特命以左屯衛上將軍檢校太尉致仕表求面辭以足
疾艱於拜起特免舞蹈許其子扶掖之對數刻賜錢百
萬還許下準販朝議以嗣宗藩輔舊臣特令月給奉五
十千嗣宗尤睦宗族撫諸姪如己子著遺戒以訓子孫
勿得析居又令以孝經弓劒筆硯置壙中五年卒年七
十八廢朝贈侍中謚曰景莊録其子二人甥二人官嗣
宗事三朝㝡為宿舊所至以嚴明御下尤傲狠務以醜

言淩挫羣類為中丞日常忿宋白郭贄邢昺七十不請老屢請眞宗敕其休致又遣親屬諷激之及嗣宗晚歲疾甚猶享厚禄徘徊不去嘗謂人曰僕惟此一事未能免物議衆皆嗤之嗣宗好為文而札尤甚奉祀之歲近臣皆為頌記宰相以嗣宗所撰不足發揮盛德慮為後所誚乃不許刻石所著有中陵子三十卷子堯臣内殿承制唐臣太子中舍從子舜臣供奉官閤門祗候禹臣太子中舍

李昌齡字天錫宋州楚丘人曾祖確膠水令祖譚邯鄲令父運太常卿昌齡太平興國三年舉進士大理評事通判合州歷將作監丞右贊善大夫通判銀州京城開金明池昌齡獻詩百韻太宗嘉之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改右補闕出知滁州丁内艱起為淮南轉運使轉戸部員外郎知廣州廣有海舶之饒昌齡不能以廉自守淳化二年代還初運嘗典許州有第在城中昌齡包苴輜重悉留貯焉其至京城但槖物樂器而已會有言其

貪者太宗以為誣名賜金紫擢禮部郎中逾月為樞密直學士呂齡上言廣州市舶每歲商船至官盡增價買之良若相雜少利自今請擇其良者官如價給之苦者恣其賣勿禁雷化新白惠恩等州山林有羣象民能取其牙官禁不得賣自今宜令送官以半價償之有敢隱匿及私市與人者論如法詔皆從之是秋初置審刑院於禁中凡獄具上奏先申審刑院印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又下審刑中覆裁決以付中書當者行之否則宰

相間以論決命昌齡知院事月餘又權判吏部流內銓數日授右諫議大夫充戶部使三年改度支使拜御史中丞下詔御史臺合行故事並條奏以聞獄無大小自中丞以下皆親臨鞫問不得專責所司李繼隆受命河朔征討不赴臺辭昌齡糾之遣吏追還罰奉又劾陝西轉運使鄭文寶生事邊境築城沙磧輕變禁法文寶坐貶湖外至道二年以本官叅知政事占謝便殿太宗謂曰中書政本當進用善良博詢衆議以正道臨之卽怨

謗無由而生矣昌齡居位頗選愞無所建明真宗即位加戶部侍郎坐交結王繼恩貶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咸平二年起為殿中少監會詔羣臣言邊事昌齡求面陳事機不報王均之亂命知梓州知雜御史范正辭劾其廣船宿犯亟代還知河陽丁外艱起復奉朝請以風恙求領小郡復得光州就改光祿卿疾不能治事轉運使以聞命守本官分司西京尋請致仕真宗曰昌齡素無清譽乃授祕書監遂其請大中祥符元年卒年七十

二廢朝録子虞卿試将作監主簿昌齡兄昌圖至國子博士弟昌言至太子中舍昌言子晉卿仲卿耀卿並進士及第晉卿為秘書丞從子紘

紘字仲綱父克明仕至提點廣東刑獄紘進士及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歙縣地産黄金民輸以代賦後金竭責其賦如故紘奏罷之歴知於潛剡縣治有恵愛御史知雜吕夷簡薦之改著作佐郎監丹陽縣酒税知靈池縣劉筠蔡齊舉為御史臺推直官拜監察御史時名成

都府樂工許朝天等補教坊絃言陛下即位尚未能顯
巖穴之士而首名伶人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朝天等
遂罷歸遷殿中侍御史閤門使王遵度領皇城遣卒刺
事告賈人有為契丹間諜者捕繫皇城司按劾命絃覆
訊絃悉得其宂抵卒罪降遵度曹州兵馬都監判三司
開拆司輔郡旱流星墜西南有聲會僧禳於文德殿絃
奏曰文德殿布政會朝之正位每災異輒聚緇黄讚唄
于其間何以示中外改鹽鐵判官歷梓州陜西河北路

轉運使遷侍御史建言西北久通好士習安佚不知戰
陣之法宜擇良將練精卒去冗惰寔倉廩豐財用為守
禦備舉种世衡等數人及奏羅貢餘物遺近臣遷知雜
事權同判流内銓為三司度支副使使契丹故事奉使
者以皇城卒二人與偕察其舉措使者悉姑息以避中
傷前此劉隨為所誣坐貶久未復紘使還具言其枉稍
徙隨南京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遷刑部郎中
遷同知通進銀臺司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卒紘方

介有吏材薦於文潞與劉顔為友顔死移任子恩官其子弟緯起家三班借職杜衍薦為閤門祗候鎮戎軍瓦亭砦都監積勞累遷至河北縁邊安撫副使韓琦薦知保州以左騏驥使榮州刺史知雄州治兵頗嚴不事廚傳數與官者爭利害積公使錢貯米三千斛為常平倉奏下其法他州遷西上閤門使留再任卒子師中至天章閣待制

趙安仁字樂道河南洛陽人曾祖武唐虢州刺史父孚

字大信周顯德初舉進士調補開封尉乾德中為浦江令持父喪服闋攝永寧令會親征太原部送本邑糧饋民懷其惠列狀以聞即真授其任擢宗正丞開寶中初置衣庫令孚主之俄坐事連逮抵罪語見趙普傳太宗即位起為國子監丞知袁州還知開封府司錄參軍事受詔與殿中侍御史柴成務供奉官葛彥恭殿直郭載行視黃河分南北岸按行復還隄以紓湍決孚言治遥隄不如分水勢於是建議於澶滑二州立分水之制時

決河未平重惜民力而寢焉朝廷議行封禪孚上封禪頌名拜祕書丞賜緋魚受詔鞫開封獄得其非辜者即日授推官遷監察御史出知舒州改殿中侍御史雍熙中詔詢文武禦戎之策孚奏議曰臣愚以為不用干戈不勞飛輓為萬世之利者敢獻其說惟明主擇之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雖飛矢在上走驛在下蓋信義不可廢也昔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而有苗格又仲尼曰有能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只如弁門一方歷代難取

聖襟英斷一舉成功當其逆城危於累卵生聚懷伏而
陛下猶遣通事舍人薛文寶入城諭之日者北邉未賔
全燕猶梗再興軍旅將復土疆臣竊計屯戍邉陲故非
獲已暴露原野豈是願為欲望朝廷通達國信近鑒唐
高祖之降禮逺法周古公之讓地聖人以百姓之心為
心君子見幾而作諭以禍福示以恩威議定邉疆永息
征戰養民事天濟時利物莫過於此臣又計彼雖嗜好
不同然去危就安厭勞喜逸亦人情之所同也上嘉之

雍熙中廷策貢士而安仁預為考㑹賜金紫因顧安仁問乎年幾安仁曰臣父年六十二上曰乎名士也亟召對亦賜金紫明年卒安仁生而頴悟幼時執筆能大字十三通經傳大旨早以文藝稱趙普沈倫李昉石熈載咸推奬之雍熈二年登進士第補梓州榷鹽院判官以親老弗果往㑹國子監刻五經正義板本以安仁善楷隷遂奏留書之歴大理評事光禄寺丞召試翰林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賜緋時王侯内戚家多以銘誄為託

太宗製九絃琴五絃阮時多獻賦頌上嘉文物之盛悉
閱覽訂其工拙時稱安仁李諤楊億辭雅贍名詔中書
奬諭翌日改遷太常丞真宗即位拜右正言預重修太
祖實録上出師大名安仁上疏曰臣以為有急務者三
大要者五急務三者其一激勵戎臣舉勸懲之典其二
振救邊民行優恤之惠其三車駕還京重神武之威大
要五者其一選將略其二持兵勢其三求軍謀其四修
軍政其五愛民力咸平三年同知貢舉未幾知制誥副

夏侯嶠巡撫江南還知審刑院嘗有將校笞所部卒死罪議大辟安仁以軍中之令非嚴不整遂獲免死繼判尚書刑部兼制置羣牧使同知三班審官院景德初翰林學士梁顥名對詢及當世臺閣人物上稱安仁文行尋顥卒即以安仁為工部員外郎充翰林學士初孚極陳和好之利至是安仁從幸澶州會北邉請盟首命安仁撰答書又獨記太祖時聘問書式遼使韓杞至首命接伴凡覲見儀制多所裁定館舍夕飲杞舉橙子曰此

果嘗見高麗貢安仁曰橙橘産吳楚朝廷職方掌天下圖經凡他國所産靡不知也今給事中呂祐之嘗使高麗未聞有橙柚杞失於誇誕有愧色杞既受襲衣之賜且以長為解將辭復左袒安仁曰君將升殿受還書天顔咫尺如不衣所賜之衣可乎杞乃服以入及姚東之至又令安仁接伴東之談次頗矜兵強戰勝安仁曰老氏云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東之

自是不敢復言王繼忠將兵陷沒不能死節而反事之
東之屢稱其材安仁曰繼忠早事藩邸聞其稍謹不知
其他其敏於酬對切中事機類如此時論翕然稱其得
體上盆器之自是有意柄用安仁又集和好以來事宜
及采右事作戴斗懷柔録三卷以獻二年春又與晁迥
等同知貢舉三年以右諫議大夫恭知政事俄修國史
大中祥符初議封禪與王欽若並為泰山經制度置使
判兗州禮畢優拜工部侍郎內外書詔有切要者必經

其裁進秩刑部五年以兵部侍郎仍兼修史奉祀又同
知禮儀院八年知貢舉三典春闈擇士平允是故獨無
譏誚上再賜詩嘉之尋知兼宗正卿舊制宫闈令凡有
議奏與寺連署上以安仁舊德俾知寺以次列狀取裁
寺掌玉牒屬籍梁周翰始創其制而未備安仁重加詳
定又為仙源積慶圖皆統例精簡奏置修玉牒官事具
職官志國史成遷右丞是夏又為景靈宫副使屢得對
言事嘗奏曰方今治定功成固軼前代陛下尚親庶政

旰食忘倦然而君臨之大所宜分飭有司為式於天下

遂詔諸司掌常務有條例者毋或奏禀天禧二年改御

史中丞請給御寶印歴書三院御史彈糾事五月暴疾

卒年六十一廢朝贈吏部尚書謚文定以其子温瑜為

大理寺丞良規為奉禮郎承裕為正字安仁質直純慤

無所矯飾寛恕謙退與物無競雖家人僕使未嘗見其

喜愠女弟適董氏早寡取歸給養其甥董靈運尚幼躬

自訓導爲畢婚娶幼少與宋元輿同學元輿門第貴盛

侍安仁甚厚元輿早卒家緒寖替安仁屢以金帛濟之善訓諸子各授一經尤嗜讀書所得祿賜多以購書雖至顯寵簡儉若平素時閱典籍手自讎校三館舊闕虞世南北堂書鈔惟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内侍取之嘉其好古手詔褒美尤知典故凡近世典章人物之盛悉能記之喜誨誘後進成其聲名當世推重之有集五十卷

温瑜後為國子博士

良規字元甫父安仁奏為祕書省正字同判太常寺張

知白薦之名試賜進士及第用王曙舉擢集賢校理兼宗正丞預修會要坐宗正吏盜太廟神御物出通判蘄州徙河南府知泰滁二州歷京西陝西路提點刑獄判湖南路轉運使奏罷馬氏時所賦丁口米數萬石權判三司開拆司度支勾院直集賢院知廬州積官至光祿卿罷職初與張憲掌禹錫齊廓張子思並為太常少卿兼館職當進諫議大夫而執政靳之止遷卿故事卿不兼職故皆罷未幾皆還之改直祕閣同判宗正事遷祕

書監知同陝相三州陝歲饑百姓請閣殘稅二分為官代芟以給河埽或以為湏報乃可行良規曰若爾無及矣檄縣遂行而以擅命自劾進太子賔客權判殿中省遷尚書工部侍郎判本部知濠州卒良規所至州郡為政不甚力然善委任佐屬禄賜多分贍族人餘皆輸之酒家子君錫

君錫字無愧性至孝母亡事父良規不違左右夜則寢於傍凡衾裯薄厚衣服寒温藥石精粗飲食旨否櫛髮

翦爪整冠結帶如內則所載者無不親之及登進士第以親故不願仕良規每出必扶掖上下至雜立僕御中嘗從謁文彥博彥博異其容止問而知之語諸子令視以為法良規沒調知武強縣從韓琦大名幕府彥博及吳充在樞筦更薦之為檢詳吏房文字徙知大宗正丞加秘閣校理改宗正丞時增諸宗院講書教授官而逐院自備緡錢為月餽貧者或不能以時致宗師輒移文督取君錫言國家養天下士於大學尚不較其費安有

教育宗室令自行束脩之理詔悉從官給歷開封府推官元祐初遷司勲右司郎中太常少卿擢給事中論蔡確章惇有罪不宜復職大河不可輕議東回請亟罷修河司以省邦費寛民力蘇軾出知杭州君錫言軾之文追攀六經蹈藉班馬知無不言壬人畏憚為之消縮公論倚重隱如長城今飄然去國邪黨必謂朝廷稍厭直臣且將乘隙復進寔係消長之機不若留之在朝用其善言則天下蒙福聽其讜論則聖心開益行其詔令則

四方風動為利博矣進刑部侍郎樞密都承旨拜御史
中丞即上疏勸哲宗親講學廣諮問為躬政之漸君錫
素有志行後随人低昂無大建明初稱蘓軾之賢遇賈
易劾軾題詩怨謗即繼言軾負恩懷逆無禮先帝顧亟
正其罪宣仁后覽之不悦曰君錫全無執守復以吏部
侍郎天章閣待制知鄭陳澶三州河南府徙應天因清
明出郊具奠謁杜衍張昪張方平趙槩王堯臣蔡抗蔡
挺之塋邀七家子孫陪祭於側時人傳其風義紹聖中

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卒年七十二紹興六年贈徽猷
閣直學士

陳彭年字永年撫州南城人父省躬廬邑令彭年幼好學母惟一子愛之禁其夜讀書彭年篝燈密室不令母知年十三著皇綱論萬餘言為江左名輩所賞唐主李煜聞之召入宮令子仲宣與之遊金陵平彭年師事徐鉉為文太平興國中舉進士在場屋間頗有雋名嘗因京城大酺跨驢出游搆賦自東華門至闕前已口占數

千言然佻薄好嘲咏頻為宋白所黜雍熙二年始中第調江陵府司理叅軍因監决死囚怖之换江陵主簿歴澧懷二州推官在懷深為知州喬惟岳倚任會樊知古為河北轉運以親嫌徙澤州丁内艱免御史中丞王化基薦其才改衛尉寺丞遷祕書郎為大理寺詳斷官坐事出監湖州鹽稅尋又停官彭年素貧寠居喪免職賴僕人傭販以濟真宗即位復為祕書郎喬惟岳刺史海州及知蘄壽二州並表彭年通判州事咸平三年屢上

疏言事名試學士院遷祕書丞知閬州未行改金州四年上疏曰夫事有雖小而可以建大功理有雖近而可以為遠計者其事有五一曰置諫官二曰擇法吏三曰簡格令四曰省冗員五曰行公舉此五者寔經世之要道致治之坦途也會詔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朱昂以彭年聞名之辭以貧乏請終秩景德初代還直祕閣杜鎬刁衎薦其該博命直史館兼崇文院檢討又代潘慎修起居注賜緋魚獻大寶箴曰二儀之內寂靈者人生

民之中至大者君民既可畏天亦無親所輔者德所歸者仁恭巳御下輝光益新載籍斯在謀猷備陳内綏萬姓外撫百蠻治亂所始言動之間觀之則易處之甚難由是先哲喻彼投艱苟能慮末乃可防閑審求逆耳無惡犯顔既庶而富教化乃施慈儉之政富庶之基鰥寡孤獨人之所悲發號施令宜先及之黄髮鮐背心實多知左右侍從何尚於兹瞻言百辟咸代天工儻無虚授可建大中克彰慎柬惟籍至公知人則哲聽德則聰才

固難備德亦少同對非罔措杞梓乃克不扶自直惟蓬
在麻非揀莫見惟金在沙參備顧問必辨忠邪獻替以
正裨益無涯自匿草澤亦有國華訪此髦士可拒勿家
三章之立庶民作程欽哉恤哉可以措刑七代之建姦
孽是平本仁本義可以弭兵是為齊禮亦曰好生有教
無類自誠而明宗廟社稷饗之以恭宮室苑囿誠之在
豐春蒐秋獮不廢三農擊石拊石用格神宗使人以悅
乃克成功治國以政罔或不從濟濟多士用之有光硜

硜小器謀之弗臧忠言致益豈讓膏粱六藝為樂寧後
筌簹任賢勿貳堯所以昌改過不吝湯所以王六合至
廣萬彚攸多風俗靡一嗜欲相摩如馭朽索若防決河
左契斯執六轡遂和導之以德民免嬰羅不懈于位俗
乃偃戈先王之訓罔不咸然吾君之治亦取斯焉小心
翼翼終日乾乾三靈降鑒百祿無愆由茲率土永戴光
天巍巍洪業億萬斯年頃之預修冊府元龜三年遷右
正言充龍圖閣待制賜金紫先是詔諫官御史舉職言

事唯彭年與侍御史賈翺數有章奏建白彈射真宗令中書置籍記之加刑部員外郎與晁迥同知貢舉請令有司詳定考試條式真宗因命彭年與戚綸參定多革舊制專務防閑其所取者不復揀擇文行止較一日之藝雖杜絶請託然寘甲等者或非宿名之士大中祥符中議建封禪彭年預詳定儀注上言辨正包茅之用禮成進秩工部郎中加集賢殿修撰三年改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兼秘書監詔就賜食廳編

次太宗御集賜勳上柱國嘗因奏對眞宗謂之曰儒術汙隆其應寔大國家隆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則經籍道息漢盛則學校興行其後命歷迭改而風教一揆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風寖微太祖太宗丕變弊俗崇尚斯文朕獲紹先業謹導聖訓禮樂交舉儒術化成實二后垂裕之所致也又君之難由乎聽受臣之不易在乎忠直其君以寬大接下臣以誠明奉上君臣之心皆歸於正直道而行至公相遇此天下之達理先王之成

憲猶指諸掌孰謂難哉彭年曰陛下聖言精詣足使天下知訓伏頗躬衍睿思著之篇翰真宗為製崇儒術為君難為臣不易二論示之彭年復請示輔臣刻石國子監焉六年名入翰林充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同修國史彭年嘗謁王旦旦辭不見翌日見向敏中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旦旦瞑目不覽曰是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真宗奉祀亳州太清宫丁謂為經度制置使以彭年副之又與謂同知禮儀院禮成加給事中時請懇讓

進秩彭年亦辭之不許又為天書同刻玉副使國史成
遷工部侍郎九年拜刑部侍郎參知政事判禮儀院充
會靈觀使天禧大禮為天書儀衛副使又為參詳儀制
奉寶冊使正月九日侍真宗朝天書將詣太廟退就中
書閣中如厠眩仆肩輿還家遣中使挾醫診療旦夕存
問進兵部侍郎表求罷奉不許二月卒年五十七真宗
親臨涕泗久之又覩所居陋敝歎息數四廢朝贈右僕
射謚曰文僖録子侄期大理寺丞孫彦先太常寺奉禮

郎真宗前後賜彭年御製歌詩凡六篇彭年妻入謁出
彭年像示之錫賚甚厚彭年性敏給博聞强記慕唐四
子為文體制繁靡貴至通顯奉養無異貧約所得奉賜
惟市書籍大中祥符間附王欽若丁謂朝廷典禮無不
叅預其儀制沿革刑名之學皆所詳練若前世所未有
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故時政大小日有諮訪應答該
辯一無凝滯皆與真宗意諧及升內閣李宗諤楊億皆
在後宗諤卒億病退而彭年專任矣事務既叢形神皆

耗遂舉止失措顛倒冠服家人有不記其名者奉詔同
編景德朝陵地里封禪汾陰三記閤門客省御史臺儀
制又受詔編御集及宸章集歷代婦人文集所著文集
百卷唐紀四十卷

論曰楊礪遭遇龍飛致位崇顯自以夢協其兆而忠言
善政一無可述惟棄官侍母不以科名自伐蓋有取焉
宋湜懿文多識名動人主至與李沆同命雖去流遠甚
然樂善好施士類歸之亦可尚也王嗣宗治家能睦為

政可稱所至立黴淫祀亦人之所難至於剛愎少文謀
害王旦王曾與寇準相迕其餘不足觀也矣李昌齡累
更劇任遂階大用黨邪狥貨遂貽終身之玷良可醜也
趙安仁言事切中時弊及答契丹書不失祖宗規式又
能以凶器之言折敵不使矜戰可謂才辯之臣矣其孫
君錫於元祐反正論格蔡確章惇復官之命庶幾無忝
所生陳彭年以辭藻被遇上表獻箴詳練儀制若可嘉
尚乃附王欽若丁謂溺志爵禄甘為小人之歸豈不重

可嘆也哉

宋史卷二百八十七

宋史卷二百八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四十七

任中正弟中師　周起　程琳

姜遵　范雍孫子奇 曾孫坦　趙稹

任布　高若訥　孫沔

任中正字慶之曹州濟陰人父載右拾遺中正進士及

第為池州推官歷大理評事通判邵州改大府寺丞通判濮州以翰林學士錢若水薦遷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大名府轉運使陳緯從陝西舉中正自代太宗曰朕自知之召為秘書丞江南轉運副使中正軀幹碩長帝擇大笏命內臣取緋衣之長者賜之至部歲大稔民出租賦平糴皆盈羨發運使王子輿欲悉調餉京師中正曰東南歲輸五百餘萬而江南所出過半今歲有餘或歲少歉則數不登患及吾民矣乃止擢監察御史兩浙

轉運使民饑中正不俟詔發官廩振之按普州盛梁獄

論如法遷殿中侍御史判三司憑由司既而有與梁善

者密中之出為荊湖轉運使遷左司諫直史館知梓州

擢樞密直學士代張詠知益州在郡五載遵詠條教蜀

人便之知審刑院出知并州遷給事中權知開封府大

中祥符九年拜尚書工部侍郎樞密副使馬知節知密

院改同知院事明年曹利用為樞密使復為副使再進

兵部侍郎參知政事仁宗在東宫時以右丞兼賓客遷

工部尚書帝既即位乃拜兵部尚書中正素與丁謂善
謂且貶左右莫敢言者中正獨營救謂降太子賓客知
鄆州中正第尚書兵部員外郎判三司鹽鐵勾院中行
右正言中師皆坐貶頃之以母老徙曹州遷禮部尚書
卒贈尚書左僕射謚康懿初中正母入謁禁中與陳彭
年王曾張知白妻同見真宗命中正母為班首且賜坐
中正事親孝平居簡素而飲食極豐美
中師字祖聖進士及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平陸縣真

宗將祀汾陰命陳堯叟判河中府以經制祀事辟掌牋奏累遷著作佐郎歷知千乘襄邑縣改秘書丞以張知白薦遂為右正言中正貶中師亦降太常博士監宿州酒税未幾通判應天府曹利用辟為羣牧判官徙知滑州入為開封府判官累遷尚書度支郎中直史館知澶州以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視事之明日吏白故事當謁諸祠廟而廨有淫祠中師遽命撤去之兼市舶使市舶置使自此始還為諫議大夫判尚書刑部加集

賢院學士再知澶州未行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許便宜從事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先是轉運使韓瀆急於籠利自薪蒭蔬果之屬皆有算而中師盡奏蠲之康定中任布守河陽數上書論事帝欲用之吕夷簡薦中師才不在任布下遂並召為樞密副使明年建北京令中師領修建進給事中宣撫河東不行求補郡以尚書禮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求内徙得知陳州踰年上書言臣老矣家本曹人願得守曹遂以知曹州改

戶部侍郎明年請老拜太子少傅致仕進少師卒贈太子太傅謚安惠中師性樂易平居自奉甚儉約晚知養生之術號大塊翁

周起字萬卿淄州鄒平人生而豐下父意異之曰此兒必起吾門因名起幼敏惠如成人意知衛州坐事削官起才十三詣京師訟父冤父廼得復故官舉進士授將作監丞通判齊州擢著作佐郎直史館累遷戶部度支判官真宗北征領隨軍糧草事以右正言知制誥權判

吏部流内銓尋為東京留守判官判登聞鼓院封泰山攝御史中丞考制度副使所過得採訪官吏能否及民利病以聞東封還近臣率頌功德起獨以居安為戒進金部員外郎判集賢院初置糾察刑獄司因命起起廼請諸已決而事有所枉及官吏非理榜掠者並聽受訴從之擢樞密直學士權知開封府起聽斷明審舉無留事真宗嘗臨幸問勞起請曰陛下昔龍潛於此請避正寢居西廡詔從之名其堂曰繼照起嘗奏事殿中適仁

宗始生帝曰卿知朕喜乎宜賀我有子矣即入禁中懷
金錢出探以賜起改勾當三班院兼判登聞檢院從祀
汾陰留權知河中府徙永興天雄軍所至有風烈數賜
書褒諭三遷右諫議大夫知并州拜給事中同知樞密
院事進禮部侍郎爲樞密副使嘗與寇準過同列曹瑋
家飲酒既而客多引去者獨起與寇準盡醉夜漏上乃
歸明日入見引咎伏謝真宗笑曰天下無事大臣相與
飲酒何過之有起素善寇準準且貶起亦罷爲户部郎

中知青州又降太常少卿知光州稍遷秘書監徙揚杭二州又徙應天府復為禮部侍郎判登聞鼓院以疾請知潁州徙陳州汝州卒贈禮部尚書謚安惠起性周密凡奏事及答禁中語隨輙焚草故其言外人無知者家藏書至萬餘卷起能書弟超亦能書集古今人書并所更體法為書苑十卷累官主客郎中起子延荷以孝友聞官殿中丞延雋頗雅厚官太常少卿

程琳字天球永寧軍博雅人舉服勤辭學科補泰寧軍

節度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監左藏庫召試直集賢院改太常博士權三司户部判官契丹館伴使契丹使者謂琳曰先皇帝嘗通使承天太后獨無使何也琳曰南北兄弟也先皇帝視承天猶從母故無嫌令皇太后廼嫂也禮不通問契丹使者語屈後修真宗實錄而大中祥符以來起居注闕琳追述上之遂修起居注提舉在京諸司庫務知制誥判吏部流内銓權三司使范雍使契丹命琳發遣三司使太倉瞻軍粟陳腐

不可食歲且饑琳盡發以貸民凡六十萬斛饑民賴以全活而軍得善粟鹽鐵官任布請鑄大錢一當十度支判官許申請以銅鐵雜鑄下其議琳曰第五琦用大錢法卒不可行乞令申試之鑄卒不就契丹遣蕭蘊杜防來蘊出位圖示琳曰中國使者坐殿上高位令我位乃下請升之琳曰此真宗所定不可易防曰大國之卿可以當小國之君琳曰南北雖兩朝無大小之異卿嘗坐我殿上我顧小國耶防無以對宰相將許之琳曰許其

小必啟其大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宰相張知白
尤器之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矣時歲饑上疏請罷諸
土木營造蠲被災郡縣租賦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上
元張燈州人夜聚遊嬉琳戒曰有火則隨救之毋白也
已而果有火終宴人無知者或告振武軍變琳曰軍中
動靜我自知之苟有謀不待告也還給事中權知開封
府王蒙正子齊雄捶老卒死貨妻子使以病告琳察其
色辭異令有司驗得捶死狀蒙正連姻章獻太后家太

后謂琳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太后嘿然遂論如法外戚吳氏離其夫而挈其女歸夫訴於府琳命還女吳氏曰已納宮中矣琳請於帝曰臣恐天下人有竊議陛下奪人妻女者帝亟命出之笞而歸其妻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復為御史中丞不拜以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再知開封府改三司使出納尤謹禁中有所取輒奏罷之內侍言琳專琳曰三司財賦皆朝廷有也臣為陛

下惜於臣何有帝然之或請併天下農田稅物名者琳曰合而為一易於勾校可也後有興利之臣復用舊名增之是重困民無已時也再遷吏部侍郎遂叅知政事還尚書左丞時元昊反猶遣使來朝衆請按誅之琳曰遣使常事也殺之不祥後使者益驕橫大臣患之琳曰始不殺無罪也今既驕橫可暴其惡誅之國法也又何患耶又議重賄唃厮囉使討賊得地即與之琳曰使唃厮囉得地是復生一元昊矣不若用間使二羌勢不合

中國利也故樞密副使張遜第在武成坊其曽孫偕才七歲宗室女生也貧不自給乳媪擅出券鬻第琳欲得之使開封府吏密諭媪以偕幼宜得御寳許鬻乃售乳媪以宗室女故入宫見章惠太后既得御寳琳乃市取之又令吏市材木買婦女已而吏以贓敗御史按劾得狀降光禄卿知潁州頃之為户部侍郎尋復吏部知天雄軍又以左丞為資政殿學士及建天雄軍為北京内侍皇甫繼明主營宫室欲侈大以要賞琳以為方事邊

陲又事土木以困民不可既而繼明數有論奏帝遣御史魚周詢按視遂罷繼明命琳獨主之遷工部尚書加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改武昌軍節度使知永興軍陜西安撫使以宣徽北院使判延州仍為陜西安撫使元昊死諒祚立方幼三大將分治其國議者謂可因此時以節度使啖三將使各有所部分以弱其勢可不戰而屈矣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而撫之議者惜其失幾既而遣使冊命夏人方圍慶陽琳曰彼若貪

此可緩慶州之難矣具禮幣賜予之數移報之果喜即日迎冊使慶陽之圍亦解嘗獲戎首不殺戒遣之夏人亦相告毋捕漢民久之以五百户驅牛羊扣邊請降且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中亂願自歸琳曰彼詐也契丹至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聞夏人方捕叛者此其是耶不然誘我也拒不受已而賊果以騎三萬臨境上以捕降者為辭琳諜知之閉壁倒旗戒諸將勿動賊疑有備遂引去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

琳持重不擾前後守魏十年度要害繕壁壘增守禦備植雜木數萬曰異時樓櫓之具可不出於民矣人愛之為立生祠改武勝軍又换鎮安軍節度使上書曰臣雖老尚能為國守邉未報得疾卒贈中書令謚文簡琳為人敏厲深嚴長於政事辨議一出不肯下人然性嗇於財而厚自奉養章獻太后時嘗上武后臨朝圖人以此薄之

姜遵字從式淄州長山人進士及第為蓬萊尉就辟登

州司理參軍開封府右軍巡判官有疑獄將抵死遵辨出之遷太常博士王曽薦為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開封府判官知吉州髙惠連與遵有隙發遵在廬陵時贓事按驗無狀猶降通判延州復入為侍御史判户部勾院利州路饑以遵為體量安撫遷知邢州仁宗即位徙滑州為京東轉運使徙京西未幾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建言三司開封府日接賔客廢事有詔禁止歷三司副使再遷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奏罷咸陽富

民元氏嵗貢棃召拜樞密副使遷給事中卒贈吏部侍郎遵長於吏事為治尚嚴猛所誅殘者甚衆在永興太后嘗詔營浮屠遵毀漢唐碑碣代磚甓既成得召用

范雍字伯純世家太原曾祖仁恕仕蜀為宰相祖從龜刑部侍郎入朝改右屯衛將軍後葬河南遂為河南人雍中進士第為洛陽縣主簿累官殿中丞知端州遷太常博士寇準辟為河南通判還判三司開拆司河決滑州選為京東轉運副使歴河北陜西轉運使入為三司

戸部副使又從度支以尚書工部郎中為龍圖閣待制陜西都轉運使還提舉諸司庫務勾當三班院環原州屬羌擾邉以雍為安撫使建言屬羌因罪罰羊者舊輸錢而比年責使出羊羌人頗以為患請輸錢如舊罪輕者以漢法贖金從之還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雍在京東時平滑州水患以勞加龍圖閣直學士明年拜樞密副使丁母憂起復還給事中玉清昭應宫災章獻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宫一夕延燎幾盡惟一二

小殿存爾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畏天戒也時王曾亦止之遂詔勿葺還尚書禮部侍郎太后崩罷為户部侍郎知陜州改永興軍是歲饑疫關中為甚雍為振恤以疾請近郡遂知河陽進吏部侍郎徙應天府又改河南府進資政殿學士陳安邊六事又請於天雄軍聚甲兵以備河北於永興軍河中府益募土兵以備陜西即涇原環慶有警河中

援之既而元昊反拜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因言延州最當賊衝地濶而砦栅疎近者百里遠者二百里士兵寡弱又無宿將為用而賊出入於此請益師不報元昊先遣人通欵於雍雍信之不設備一日引兵數萬破金明砦乘勝至城下會大將石元孫領兵出境守城者纔數百人雍名劉平於慶州平帥師來援合元孫兵與賊夜戰三川口大敗平元孫皆為賊所執雍閉門堅守會夜大雪賊解去城得不陷左遷户部侍郎知安州居一

歲復吏部侍郎知河中府又為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兼轉運司事遷尚書左丞加大學士初完永興城或言其非便詔止其役雍匿詔而趣成之明年賊犯定川邠岐之閒皆恐而永興獨不憂寇復徙河南府又遷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師謚忠獻雍為治尚恕好謀而少成在陜西嘗請於商虢置監鑄鐵錢後不可行又括諸路牛以興營田亦隨廢頗知人喜薦士後多至公卿者狄青為小校時坐法當斬雍貸之子宗傑為兵部員外郎

直史館歷陝西轉運使先雍卒宗傑子子奇

子奇守中濟階祖雍膺薦書并州判官以唐介薦神宗

賜對提舉修在京倉三司使又薦按覆營繕匠吏積為

欺隱懼罪造飛語間之神宗遣大閹張茂則察其無私

勞之曰為吏當如是無恤人言擢戶部判官為湖南轉

運副使建言梅山蠻恃險為邊患宜拓取之後章惇開

五溪議由此起入判將作監使於遼導者故路回遠子

奇謂曰此去雲中有直道旬日可至何為出此導者又

欲沮子奇下馬館門外子奇曰異時於中門下馬今何以輒易道守者計屈歷河東陜西河北京東四路轉運使工部左司二郎中加直龍圖閣使河北諸郡猶確鹽奏罷之元祐初爲將作監司農卿復使陜西以病觧起知鄭州加集賢殿修撰知河陽名權户部侍郎刪酒户苛禁及奴婢告主給賞法未幾出知慶州廣儲蓄繕城柵嚴守備覊縻羌推誠待下人樂爲用入爲吏部侍郎以待制致仕卒年六十三子坦

坦字伯履以父任為開封府推官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改左司員外郎押伴夏國使應對合旨賜進士第權起居舍人使於遼復命具語録以獻徽宗覧而善之付鴻臚令後奉使者視為式遷殿中監知開封府再命使遼時興邉議非時遣使以覘釁坦以不宜始禍辭其行徽宗怒責舒州團練副使稍復集賢殿修撰知江寧府洪楊二州名為户部侍郎論當十及夾錫錢之弊以便親請外知河陽入辭徽宗曰夾錫錢之害甚於當十宜

速正之為一道率坦至即奏罷之政和初復為戶部遂
改當十錢為當三罷淮鹽入東北鬻諸州公田以實常
平又上疏言戶部歲入有限用則無窮今節度使八十
員留後至刺史數千員自非軍功得之宜減其半奉及
他工技末作一切裁損時以為當時張商英為相坦多
與之合及商英去言者論坦助為匱竭之說以摇衆聽
又言坦建議鬻田改常平法廢元符令及罷夾錫錢之
罪貶黄州團練副使安置韶州以赦復徽猷閣待制卒

年六十二

趙稹字表微其先單父人後徙宣城為人誠質寬厚少好學吳大府卿田霖退居郡中名有風鑒故以女妻稹擢進士第歷平定軍判官台州推官改大理寺丞知崑山縣通判楚州遷殿中丞知通州召還同判宗正寺樞密直學士李濬薦為監察御史再遷侍御史判登聞鼓院開封府判官徙三司開拆憑由司帝祀汾陰為留守推官遷尚書兵部員外郎益州路轉運使真宗諭曰蜀

遠而數亂其利害朕所欲聞卿至悉條上之秖附常奏
毋著姓名稹至數言部中事至一日章數上蒲江縣捕
刼盜不得反逮繫平民楚掠誣服稹適行部意其寃馳
入縣獄問得狀悉縱之遷工部郎中名為侍御史知雜
事同判吏部流内銓糾察在京刑獄慎從吉知開封府
其子鈞鋭受賕事連錢惟演稹與王曾白其姦狀從吉
坐免惟演亦罷去改三司鹽鐵副使擢右諫議大夫集
賢院學士知益州度支市錦六千匹名工計歲織裁千

餘疋止以歲所織數上供久之或言稹不達民情喜尊大降知同州徙鳳翔京兆府三遷工部侍郎復糾察在京刑獄加樞密直學士知并州代還遷刑部侍郎天聖八年擢樞密副使遷吏部侍郎時權出宫掖稹厚結劉美人家婢以故致位政府命未出人馳告稹稹問曰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聞者皆以為笑章獻太后崩罷為尚書左丞知河中府遷禮部尚書既病乞骸骨拜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僖質

任布字應之河南人後唐宰相圜四世孫也力學家貧嘗從人借書以讀進士及第補安肅軍判官輒刺問虜中事上疏請飭邉備仍奏河北利害後契丹至澶淵真宗識其名特改大理寺丞知安陽縣通判嘉州還知開封府司録事通判大名府初置提點刑獄選布領荆湖南路入權三司鹽鐵判官判度支勾院京城東南有泉涌出為藥祥源觀男女徒跣奔走瞻拜布論之曰明朝不宜以神怪衒愚俗遂忤宰相意又與徐奭麻温共試

開封府進士而奭潛發封卷視之降監鄧州稅徙知宿州時越州守闕寇準曰越州有職分田歲入且厚令爭者頗衆非廉士莫可予乃徙布越州有祖訟其孫者醉酒詈我已而日悔哭於庭曰我老無子賴此孫以為命也布聞知貸其死上書自劾朝廷亦不之責寇準貶布亦徙建州累遷尚書職方員外郎丁謂旣逐稍用為白波發運使歲餘判三司開拆司出為梓州路轉運使富順監鹽井歲入鹵薄而課存主者至破產或鬻子孫不

能償布奏除之遷祠部郎中權户部判官擢江淮制置發運使前使者多聚山海珍異之物以餉權要布一切罷去名為三司度支副使奉使契丹還加直史館知荆南為鹽鐵副使命管伴契丹使歷兵部刑部郎中拜右諫議大夫知真定府或欲省河北兵布言契丹西夏方窺伺中國備未可弛也築甬道屬滹沱河跨絶泥潦徙滑州改天雄軍遷給事中集賢院學士知許州未幾為龍圖閣直學士徙澶州黄德和誣劉平降賊欲收平家

布力言平非降賊者復徙真定又徙河南府未至名為樞密副使布純約自守及秉政無所建明子遜嘗上書詆大臣及布皆為不才御史魚周詢因奏疏曰布不才其子能知之乃以尚書工部侍郎罷知河陽議者以周詢引遜語逐其父為不知體改蔡州授太子少保致仕進少傅皇祐間詔陪祠明堂稱疾不赴賜一子進士出身遷少師始布歸洛中作五知堂謂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也卒贈太子太傅謚恭惠子遠性亦恬遠尚釋

氏學歷官為司封郎中

高若訥字敏之本并州榆次人徙家衛州進士及第補彰德軍節度推官改秘書省著作佐郎再遷大常博士知商河縣縣有職分田而牛與種皆假於民若訥獨癈不耕御史知雜楊偕薦為監察御史裏行遷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改左司諫同管勾國子監遷起居舍人知諫院時范仲淹坐言事奪職知睦州余靖尹洙論救仲淹相繼貶斥歐陽修乃移書責若訥曰仲

淹剛正通古今班行中無比以非辜逐君為諫官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廷是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耶令而後決知足下非君子若訥怨以其書奏貶修夷陵令未幾加直史館以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王蒙正知蔡州若訥言蒙正起裨販因縁戚里得官向徙郴州物論猶不平今予之大州可乎詔寢其命大慶殿設祈福道場若訥奏曰大慶殿非行禮不御非法服不坐國之路寢也豈可聚老釋為瀆慢閤文應為

入内都知若訥言其肆横不法請出之遂出文應為相州兵馬鈐轄又奏三公坐而論道今二府對纔數刻何以盡萬幾宜賜坐從容如唐延英故事擢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留判吏部流内銓出為河東路都轉運使名還兼侍讀權判尚書刑部丁母憂始許行服給實奉終喪服除加龍圖閣直學士史館修撰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時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吴育數爭事上前明年春大旱帝問所以然者若訥曰陰陽不和責在

宰相洪範大臣不肅則雨不時若於是昌朝及育皆罷若訥遂代育為樞密副使王則據貝州討之踰月未下或議招降若訥言河朔重兵所積今釋不討後且啟亂階及破城知州張得一送御史臺劾治有臣賊狀朝廷議貸死若訥謂守臣不死自當誅況為賊屈得一遂棄市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為樞密使凡內降恩若訥多覆奏不行入內都知王守忠欲得節度使固執為不可若訥畏惕少過而前騶毆路人輒至死御史奏彈之皇

祐五年罷為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左丞同羣牧制置使判尚書都省止命舍人草詞卒贈右僕射謚文莊若訥彊學善記自秦漢以來諸傳記無不該通尤喜申韓管子之書頗明歷學因母病遂兼通醫書雖國醫皆屈伏張仲景傷寒論訣孫思邈方書及外臺秘要久不傳悉考校訛謬行之世始知有是書名醫多出衛州皆本高氏學焉皇祐中詔累黍定尺以制鐘律爭論連年不決若訥以漢貨泉度一寸依隋書定尺十

五種上之并損益祠祭服器悉施用有集二十卷
孫沔字元規越州會稽人中進士第補趙州司理參軍跌蕩自放不守士節然材猛過人後以秘書丞為監察御史裏行景祐元年禮院奏用冬至日冊后沔奏喪未祥禫而行嘉禮非制也同安縣尉李安世上書指切朝政被劾沔奏加罪安世恐杜天下言者請勿治黜知衡山縣道上書言時事再貶永州監酒移通判潭州知處州復為監察御史再知楚州所在皆著能迹召為左正

言論事益有直名遷尚書工部員外郎提舉兩浙刑獄遂以起居舍人為陜西轉運使時宰相呂夷簡求罷仁宗優詔弗許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叟代已才庸負重謀議不協忿爭中堂取笑多士政事寢廢又以張士遜冠台席士遜本之遠識致隳國事蓋夷簡不進賢為社稷遠圖但引不若已者為自固之計欲使陛下知輔相之位非已不可冀復思已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

大名入秉朝政於兹三年不更一事以姑息為安以避謗為智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契丹無厭乘此求賂兵殲貨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嗟隆盛之基忽至於此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親寫德音乃謂恨不移卿之疾在於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言無不聽所請無不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為陛下報天下皆稱賢而陛下不用者左右毁之也皆

謂憸邪而陛下不知者朋黨蔽之也比契丹復盟西夏
款塞公卿忻忻日望和平若因此振紀綱修廢墜選賢
任能節用養兵則景德祥符之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
不顧遂以為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
四方已寧百度已正欲因病默默而去無一言啟沃上
心別白賢不肖雖盡南山之竹不足書其罪也書聞帝
不之罪議者喜其謇切居兩月以天章閣待制為都轉
運使又遷禮部郎中為環慶路都總管安撫經畧使知

慶州元昊死諸將欲乗其隙大舉滅之沔曰乗危伐喪非中國體三司所給特支物惡而估高軍士有語優人因戲及之沔曰此朝廷特賜何敢妄言動衆命斬之狗將佐爭言此特戲爾不足深罪也沔徐呼還杖脊配嶺南謂之曰汝頼戲我前即私議動衆汝必死而告者超遷矣明日給特支士無敢讙者歷知陜州河東都轉運使又知慶州聚戰亡遺骸葬祭之軍中感泣凡三知慶州邊人服其能遷龍圖閣直學士又遷樞密直學士知

成都府未至以母喪罷服除為陜西都轉運使求知明州會京東多盜乃以知徐州明購賞嚴誅罰盜遂止徙秦州時儂智高反沔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臣雖老然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為憂也臣覩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明日聞蔣偕死帝諭執政曰南事誠如沔所料宰相龎籍奏遣沔行以為湖南江西路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加廣南東西路安撫使沔請益發騎兵且增選偏裨二十八人求武庫精甲五千叅知

政事梁適折之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今
指期滅賊非可以徼倖勝乃欲示鎮靜耶夫實備不至
而貌為鎮靜危亡之道也居二日促行才與兵七百沔
憂賊渡嶺而北乃檄湖南北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
多具宴犒賊疑不敢北侵會遣狄青為宣撫使沔與青
會青與智高遇戰歸仁鋪智高敗走青還沔留治後事
遷給事中及還帝問勞解御帶賜之以知杭州至南京
召為樞密副使張貴妃薨追冊為皇后命沔讀冊故事

正后翰林學士讀冊沔既陳不可用宰相護葬且曰陛下若以臣沔讀冊則可以樞密副使讀冊則不可遂求罷職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遷大學士徙知青州又遷觀文殿學士知并州而諫官吳及御史沈起奏沔淫縱無檢守杭及并所為不法乃徙壽州詔按其迹而使者奏沔在處州時於遊人中見白牡丹者遂誘與姦及在杭州嘗從蕭山民鄭旻市紗旻髙其直沔為恨會旻貿紗有隱而不稅者事覺沔取其家簿記積計不稅者幾

萬端配隸旻他州州人許明有大珠百㳁妻弟邉珣以錢三萬三千强市之㳁愛明所藏郭虔暉畫鷹圖明不以獻初明父禱水仙大王廟生明故幼名大王兒㳁即捕按明僭稱王取其畫鷹刺配之及㳁罷去明詣提點刑獄斷一臂自訟乃得釋杭州人金氏女㳁白晝使吏卒輿致亂之有趙氏女已許嫁萃旦㳁見西湖上遂設計取趙女至州宅與飲食卧起所剌配人以百數及罷盜其按去後有訢究者多以無按不能自解在并州私

役使吏卒往來青州麟州市賣紗絹綿紙藥物官庭列
大梃或以暴怒擊訴事者嘗刖取盜足後筋斷之奏至
乃責寧國節度副使監司坐失察皆被絀其後復光祿
卿分司南京居宿州會恩知濠州以尚書禮部侍郎致
仕英宗即位遷戶部帝與執政議守邊者難其人參知
政事歐陽修奏孫沔向守環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
信最著今雖七十心力不衰中間曾以罪廢然宜棄瑕
使過遂起為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又以為觀文殿學

士知慶州徙延州道卒沔居官以才力聞強直少所憚然喜宴遊女色故中間坐廢妻邊氏悍妬為一時所傳初陝西用兵朝廷多假邊帥倚以集事近臣出帥或驕恣越法及沔廢後真定路安撫使呂溱繼得罪自此守帥之權宜微矣

論曰君子惟能立身而後可以佐國中正起自陷朋黨遵頊憸邪沔頗知兵而以汙敗琳有才器能斷大事然獻武后臨朝圖於章獻君子鄙之雍任邊寄而覆軍敗

將幾不自保若訥喜申韓管子之書中師布少所建明

殆亦未足與議也

宋史卷二百八十八